

《我的野生动物朋友》出自一个十岁小女孩之手，她叫蒂皮，出生在非洲。从出生开始，她便随摄影师父母在非洲生活。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用她自己的话说，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乡野生活”。她认识了林林总总的动物，也和其中的许多动物成了朋友，比如狐獴，大象，猩猩，鸵鸟，长颈鹿，蜥蜴。除了非洲土著居民，大多数人对这些动物的认识可能仅仅停留在百科全书的文字介绍和图片上。

但是知识就只是知识而已，与鲜活的经验相去甚远。就算我们了解了狐獴是哪个科哪个门哪个属，甚或也在动物园里看过大象、猩猩、鸵鸟什么的，我们也永远体会不了蒂皮坐在大象阿布的颈间所看到的世界，更无法体会蒂皮旅行回来之后，狒狒辛迪认不出她，扯拽了她一大把头发时她的悲伤。

蒂皮的好或许就在这里：十岁时的她并没有用成人的方式——这是很多真正意义上的童书的缺憾——描绘一个所谓的理想世界。

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

◆ 小 笔

“哈利·波特”系列自出版以来，一直广受不同年龄段读者喜爱。它不仅用充满想象力的情节为读者们编织了一个神奇的魔法世界，也用细腻的笔触带领读者体验着英伦文化。

“哈利·波特”系列作为翻译文学作品，尽管译者和编辑多年来已经反复对译本进行了修订，但是因为语言及背景文化的不同，在从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仍不可避免存在一些遗憾。英文原文中许多头韵、回文、缩写、双关等英语特有的文字游戏在翻译成中文后会让人无法充分得到原有的乐趣，许多与英国文化背景相关的表达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则会因为缺少对应而对翻译造成困难。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先期推出英汉对照版《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和《哈利·波特与密室》，读者可以在比对阅读的过程中更好地理解故事和情节背后的文化，发现单语版本中遗失的趣味，并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欣赏中文译文中的妙思。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再次对翻译内容进行了修订，力求为读者还原原汁原味的阅读体验。

这次英汉对照版的推出，对希望通过“哈利·波特”系列进行语言文化学习的读者，也是一次新的魔法之旅。英汉对照版书的排版是左面英文原文，右面中文译文，每页的内容对应得非常准确，让读者们无需在遇到生词时一遍遍查阅字典，遇到陌生的文化背景也可以心领神会，伴随着趣味阅读的同时可以学习英文。书中的英文由“哈利·波特”英国出版社提供，是国外最新修订版本。中文由马爱农翻译，因为要和英文对上行，对内容有所修订，所以在阅读中会感到与原来中文版略有不同。

书中咒语的翻译是“哈迷”非常关心的问题。英文版中所有的咒语都是拉丁语的词根加上后缀组成一个新的词，翻译的时候需要达到英语念出来的效果，没有章法可循，翻译开动想象力，看念出来会有什么效果，在脑海里形成画面，后来普遍选择了比较短促有力的四个字翻译。在阅读英汉对照版时，左右移动视线，比照中英文咒语，对读者来说也是别有意趣。

一块魔法水晶石

◆ 袁筱一

她没有过度“神化”自己与动物的交流，也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们，有一些动物是永远没有办法成为朋友的，例如鳄鱼，还有眼镜蛇。动物世界当然充满危险，特别是具有攻击力的动物。与金钱豹让比相处的惊人一幕就让蒂皮认识到了动物是有敌意的，而她的爱也并非无所不能。蒂皮说，“我们不能认为动物的世界是个完美的世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这个世界也充斥着暴力。”

那么呈现出这个世界的意义在哪里呢？如果说，蒂皮的个人经验之于我们，或许只能是完完全全的个人经验？因为，和别人的天赋有所不同，她的“天赋”就在于能够在动物世界里游刃有余。

说来也巧，应该是在不久之前，译过一本饶有趣味的绘本，其中设想了一个颠覆性的场景：有一天，动物通过长时间的学习、潜伏，反过来控制了自以为发展了文明的人类，长期遭受人类围捕、囚禁和虐待的动物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类的种种

恶行施加在人类自身，以求让人类理解所谓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略略改变一下，可以叫做“人所不欲勿施于动物”。

这个故事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但是问题一直都在。这个问题可以用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提出来，人类自认为的，之于动物的权力究竟是基于什么之上的呢？答案或许也并不复杂：因为经过长期的文明发展，人类自认为是高于动物的；甚至在人类的逻辑分类里，人虽然属于动物，但显然属于更“高级”的动物。

但这个假设并没有那么理所当然。不幸的是，在短暂的自鸣得意之后，人类很快就认识到，如果真的要自己视作万物的主宰，如果将大自然的其他组成部分仅仅是当作资源来占有，可能人类会遭受灭顶之灾。这不完全是众生平等的问题，而是人类在创造了那么多文明的成果之后，却有可能因为自己认识的局限性而断送了文明。

所以，在这本书里，无论是不是蒂皮的朋友，在译文中，我都选择了“他”“她”或者“他们”“她们”，因为，

蒂皮说，“所有的生命，无论是人类，动物还是植物，他们都紧密相连，彼此不能分割。”

所以，尽管我有些害怕动物，也很难想象自己能与其中任何一个动物共居，但是我一直都相信，人与人以外的动物是平等的。

文明亦是如此。最文明的世界，想必是一个人都从心底里认为众生平等的世界。这个世界，可以有“敌人”——就像蒂皮说的那样，但是不应该有“恶”。毕竟人类的智慧不是体现在作恶上的。

更何况，倘若动物都来自“善的世界”，那么，人类经过那么多年的“进化”，却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善的世界”，是多么遗憾的事呢？为此，要感谢蒂皮和她的父母，因为她用她的“非洲之书”和美丽的非洲的影像，呈现了一个人类近乎忘却的“善的世界”。

愿所有的读者——不仅仅是孩子——喜欢上这个“善的世界”。这是我应出版社的邀约，经由蒂皮的介绍，以文字的方式与非洲的各种动物相处了这么多时日的理由。我相信，蒂皮的手上确实握着一块魔法水晶石，这块水晶石的名字就是她在简洁的序言里所说的，普天下的爱。（本文选自新版《我的野生动物朋友》译后记，标题为编者所加）

新书速递

《妈妈在火星》



当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她在哪儿呢？或许是在火星上？这个绘本故事中的小女孩对这个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一个比一个富有想象力。但是其实她心里知道：妈妈在医院。

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父母生病的富有温情的故事。书中的文字和插图相互交融，当文字不能表达的时候，插图很好地接过了这一任务。

《三万英尺》



这一代年轻人，既可倾心投入，又能抽身而退。公司与社会，职业与生活，工作与感情，他们在矛盾中成长，又在割裂后重生。

小说《三万英尺》中，陈墨只听说，她攒足了资历以后，在某一个时刻有人会来告诉她：你在，或者不在那条通往合伙人的路上。合伙人这个律所之中的巅峰职位固然美好，然相距甚远，如海市蜃楼。在攒够资历之前，永远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运气到达山巅。

对程皎皎来说，咨询工作两三年就要上一个台阶，否则就要直接走人。虽然有盼头，但也如履薄冰，旦夕祸福，始终有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上，不知哪天就要掉下来。混迹职场日久，两人早已练就一身刀枪不入、宠辱不惊的本领。对待感情，也渐渐变得云淡风轻，去留随意。

时而飞升三万英尺，时而落入一地鸡毛。或许，这就是职场与生活的常态。希望读者在阅读这本小说时，躲过惊心波澜，安稳着陆。

《生活，需要幸福感》



试调整生活和工作方式，找到让自己更幸福的可行方案？

《生活，需要幸福感》的作者林昭仪是专栏作家。她在宝岛台湾出生长大，园艺植物科学背景硕士毕业后，向往在从事国际贸易的园艺公司就业，抱着“想学做园艺贸易就要到园艺大国荷兰”的想法，进而到荷兰就读技职类大学的国际园艺硕士课程。靠着毕业前的企业实习顺利衔接取得在荷兰工作的机会，更因这份工作开拓视野，每年出差7至10周，穿梭东西方，藉由自身经历的体验，解读文化差异，解读荷兰人幸福生活的秘密，探寻美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

如何排序人生，让思维充满灵活性，提高团队合作力，专业高效地工作，安排私人行程让生活更有趣，让工作更给力……作者在书中，以快乐为原则，分享自己的经验。

她们曾美丽而坚韧地活过

◆ 芳 州



“人与物”系列文库本第二辑近期出版，继第一辑的《柳宗悦》《花森安治》和《小津安二郎》之后，这一次，三本《佐野洋子》《茨木则子》《米原万里》的作者/传主都是女性。

“人与物”系列选取在艺术、工艺、诗歌、电影、出版等领域洞察生活的日本作家，一人一册，辑录他们的经典语录和短篇随笔，更有非常难得的“生活的纪念”板块，拍摄人物生前爱用的物品，讲述背后的故事，让文字中的人更加具体和鲜活。

这三人中最有名、最为大众所熟悉的应当是佐野洋子。她一生出版过170本书，大部分是绘本，代表作《活了100万次的猫》为百万级畅销书。她晚年有多部随笔，多有中文译本。

佐野洋子说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話。比如——

“与人相遇也是才能。即使没有别的才能，我也自认有与人相遇的才能。”“孩子只要拥有爱的能力就够了。”“灵光一闪的，是神心；反复琢磨的，是人心；神心，有比没有要好，但只要指望神心，就不妙了。”“若问我为什么而活，我是为了过平凡日子而活。”

但只看这些，未免有点错待她。佐野洋子的文字纯真、洒脱、率性、直白，不拘一格，看似极随意，实则牵动人心。

三人中最不为中国读者熟知的是茨木则子。她的作品翻译成中文的少之又少，市面上能够买到的出版物只有绘本《小海贝远游》，其他网络上的资料，多半为爱好者自发翻译的诗歌。

初次遇见这位诗人，让人不

得不为她的美丽而激动。

“当我最美丽的时候，城市轰隆隆地倒塌，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我看到了蓝天，然而城市并非为她的美丽而倒塌，是因为战争。”

茨木则子出生于1926年。《当我最美丽的时候》写于日本战败后十二年，回望战争的岁月。这首诗被翻译成多种语言，还被美国“民歌之父”皮特·西格谱成优美的歌曲。

茨木在日本名气很大，被称为“日本现代诗的长女”，创办诗刊《棹》，并与包括谷川俊太郎在内的诗人们过从。《棹》主张用平易的语言表达个体感受。她本人的诗也是贴合生活、平实明了的，避免表达晦涩。

此文库本中除了她代表性的诗篇，还包括《美的语言》等杂文，是中文世界对诗人的第一次全面译介。

熟悉程度介于二者之间的，是日俄同声传译、翻译、散文作家，外号“毒舌美人”的米原万里。

她的《旅行者的早餐》已有中文简体版，另有《米原万里的口译现场》在宝岛台湾出版，美食与语言，是她世界的重要部分。

文库本的收录既包含与美食探索相关的文字，也有与翻译“主业”相关的语言方面的思考（《空气般的母语》），类似“日语水平不行的人即使学会了外语，水平也只会比日语更差”这样的“酷评”，让人一睹她的辛辣。

佐野洋子结过两次婚，并有一个儿子，其中一任前夫是著名诗人谷川俊太郎。她晚年罹患癌

症，长期抑郁却霍然而愈，在病中还写下包含《没有神也没有佛》等在内的大量随笔。茨木则子结过一次婚，深爱的丈夫突然病逝后，她独自生活了三十九年，留下遗书三个月后悄然离世。米原万里长期照顾患病的母亲，五十六岁因癌症早逝，没有结过婚，与猫狗一起生活。

尽管人生际遇不同，这几位女性都美丽而坚韧地活过，尝过人生百味。同时，又因为不停地创作而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无比丰富的精神世界。

加缪说过：“必须去活，去创作。活到流下眼泪……”

所谓“由于是女性，所以独具细腻的感受力”，细想是经不起推敲的。身为女性读者，我想那特殊的牵连大概可以以茨木则子的诗句说明：

少女时我曾笃信：长大就是变得世故粗粝

直至见到一个出色的女人她字正腔圆、举止美丽仿佛看透了我的逞强她若无其事地对我讲：对人也好，处世也罢天真很重要……

我大吃一惊而后深深领悟即使长大也可以忐忑吧……

真正难的是即使年老也像初绽的蔷薇一样柔软地对外开放……

（茨木则子《汲取——献给Y.Y.》）